

◆学术短论

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探疑

易立军

长征途中,毛泽东“马上低吟三五句,灯前速记六七行”。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是毛泽东在红军重夺娄山关后写的,堪称得意之作。该词粗看似似乎易懂,实则难解,当年中国诗界权威郭沫若对它做过一番解释,毛泽东竟然说他搞错了,并且亲自写下一篇500多字的解释,然而就是作者本人的阐释,人们还是觉得没有把问题完美解决。

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,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。”这是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的上阕,文字、意境堪称上乘,然而又最富争议,因为这五句涉及景物的季节性、真实性问题,人们有疑虑,尚需进一步探讨。

“西风烈”,有人说就是西风凛冽,即寒风萧萧之意,可作者在此词的解释中说:“南方有好多个省,冬天无雪,或多年无雪,而只下霜。长空有雁,晓月不甚寒,正像北方的深秋,云贵诸省,就是这样。”1964年作者对《毛泽东诗词》的英译者解释,“这首词上下两阕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,而是写一次。这里北有大巴山,长江、乌江之间也有山脉挡风,所以一二月也不太冷。‘雁叫’、‘霜晨’,是写当时景象。云贵地区就是这样,昆明更是四季如春。”结霜温度需降到零度以下,又有猛烈的西风,怎么可能“不甚寒”、“不太冷”?结合当时的情形和作者的解释,词中的“烈”可理解成“紧”、“急促”,白居易《秋夜听高调凉州》:“楼上金风声渐紧,月中银字韵初调。”柳永《八声甘州》:“渐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。”王实甫《西厢记·长亭送别》:“碧云天,黄花地,西风紧,北雁南飞。”把“烈”说成“猛烈”、“强劲”,与作者说明不太吻合,亦显韵味不足。

1935年2月5日(正月初二)立春,2月25日攻打娄山关,时值正月二十二,尚属早春时分,早春时节是否会刮西风呢?杜甫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:“气酣日落西风来,愿吹野水添金杯。”这是“上日”(即元旦)讲到“西风来”。据说,郭沫若解释《娄山关》遭作者否定后,曾专门请教过气象专家竺可桢。竺可桢1941年、1943年曾去过娄山关,竺查找自己

的日记,亲见过娄山关2月和4月是有雪的,至于风向,也确有刮西风的记载。

“霜晨”,不必只限作秋天的景物,早春时分打霜司空见惯。古典文献中这类记载屡见不鲜,《黄帝内经·灵枢·五变》:“遇春霜烈风,则花落而叶萎。”晚唐温庭筠的《商山早行》:“晨起动征铎,客行悲故乡。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。”写的就是早春的情形。北宋苏轼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》:“莫向霜晨怨未开,白头朝夕自相催。”

早晨天空悬挂月亮,这种说法太笼统了。有人说西方天空悬挂一钩残月,这是不妥当的。红军第二次向娄山关进发时,时值阴历正月二十二日的拂晓,此时的月相是下弦月,半边月亮高悬于南方天空。

西风急促,霜华满地,半月悬天,这些景物读者可能能够理解、接受,人们疑虑的是清晨“长空雁叫”。大雁春季迁徙北方,常常是傍晚时分才飞行,并不时鸣叫,一般不会清晨出现在天空,可作者又“眼见为实”,说:“‘雁叫’、‘霜晨’,是写当时的景象”,该如何解释呢?作者云:“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,清晨出发,还有月亮,”此材料为解决疑难提供了很好的线索。根据对大雁生活习性的了解,大雁冬季数百只一起觅食,春天一二十只一起小群活动,宿栖时,有大雁警戒,发现异常,大声惊叫,成群起飞,伴有鸣叫。据指挥过娄山关战役的彭雪枫团长的《娄山关前后》记载:“大马路上,浩浩荡荡,人声鼎沸,这是向着娄山关的进行曲。”拂晓时分,人声喧哗,马蹄声碎,这异常的情况引起了宿栖大雁的警觉,于是成群惊飞,并大声嘶鸣,才出现了清晨“长空雁叫”这一情景。唐代卢纶《塞下曲》:“月黑雁飞高,单于夜遁逃。”月黑时分,本不是雁飞的正常时刻,而宿雁惊起,正透露出敌人正在行动。毛泽东笔下的“长空雁叫”与卢纶笔下的“月黑雁飞高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
“碎”,细碎,“马蹄声碎”,形容清脆错落的马蹄声。唐代岑参《卫节度赤骠马歌》:“扬鞭骤急白汗流,弄影行骄碧蹄碎。”刘言史《春游曲》:“弄影便从天禁出,碧蹄声碎五门桥。”

这一句,借啾啾嗒嗒的马蹄声,渲染了战前紧张的气氛,预示着一场恶战即将来临。

“喇叭”,一种管乐器,即军号。“咽”,呜咽,幽咽,声音因阻塞而低沉。曾经亲临过娄山关前线的作家成仿吾前辈在《长征回忆录》中说:“马蹄声微响,喇叭声低沉,一片严肃的战斗前的景象。”周振甫、臧克家等编纂的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说:“第四、五句,嗒嗒的马蹄与呜咽的军号声远近唱和,起伏迭荡,在山间回环向前。”总之,是在行军途中听到低沉断续的军号声。

近年接触长征的史料稍多一些,引起了我对上述看法的怀疑。2月25日凌晨,中央军委发出“应乘虚占领娄山关”的指示。兵贵神速,拂晓时分,红军战士从三十里的桐梓向娄山关进发,可以说是奔袭,想要打敌军个措手不及,如果行军途中军号声时断时续,那不是暴露目标,自己找死吗?古人深知奔袭之大忌,北宋欧阳修在《秋声赋》中写道:“又如赴敌之兵,衔枚疾走,不闻号令,但闻人马之行声。”这一观点在彭雪枫团长的《娄山关前后》中得到很好的印证。在出发不久,得知娄山关已被敌军占领了,《娄山关前后》记载:“立即挨次传下来:‘快走!后面快走!一个跟一个!’”“第二次又传下来是:‘不要讲话,肃静!’这才是正式命定。立刻无声,一列没有声息的火车继续向前奔跑。众人这时仅仅一条心准备战斗。将近娄山关十里的地方,在山上,远远地送来一声既清又脆的子弹声,接着又是一声……”十里路远的子弹声都能听得真真切切,如果在行军途中吹军号,那还得了?“喇叭声咽”,只可能与作战时的冲锋号声相关。《娄山关前后》描述道:“冲锋信号发出了,喊声如雷,向着敌人的阵地扑过去。”一阵猛烈的射击,一个跑步,敌人后退了,但不等你稳固地占领这一阵地,他们又喊着反攻回来了,阵地又被敌人所恢复。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,终究不能奏效……”二十六日的关口争夺战,更为惨烈,尤其是三营官兵在黔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,迎难而上发动反冲击,更为惊心动魄。娄山关一战,红三军团付出巨大的代价,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身负重伤,六七个营连干部牺牲,伤亡人数达500人之多。“喇叭声咽”,指悲咽带涩、低沉断续的军号声,写出了战斗的紧张、激烈、持久、残酷,这是对战斗过程的高度浓缩。如此一来,很自然地发出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感喟。

毛泽东不但有深厚的生活体验、战斗经验,还具有古典修养的内功。学习毛泽东诗词切忌浅尝辄止。

◆品茗谈文

古诗的胖和瘦

蒋双捌

《千家诗》中有北宋汪洙《四喜》一诗:“久旱逢甘露,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”有人觉得这首诗太瘦了,也提出了疑问:久旱到底旱了多久?他乡到底有多远?谁的花烛夜最美?古时不是所有人能读书的,在金榜题名到底对谁最有意?于是为它增加营养,在每句的前面加了两个字:“十年久旱逢甘露,万里他乡遇故知。和尚洞房花烛夜,老童金榜题名时。”而对于杜牧的《清明》一诗,有人说他的这首诗完全是脱裤子打屁:既然说是清明,已经点明了时令,还要加上“时节”干吗?行人不在路上难道是在床上?还要“路上”岂不是多此一举?“酒家何处有”本来就是疑问语气了,还要“借问也就多余了;至于“牧童”,在此也可有可无的,遇到别人义?于是为它增加营养,在每句的前面加了两个字:“十年久旱逢甘露,万里他乡遇故知。和尚洞房花烛夜,老童金榜题名时。”而

怎样采写现场新闻

罗 础

现场新闻现场感强,短小精悍,新闻价值高,最富有表现力和生命力。正因为如此,报纸上刊登的现场新闻日趋增多。那么,如何提高现场新闻的质量,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。笔者在新闻工作实践中体会到:注重快速反应与细心观察、“现场”材料与“背景”材料、新闻的纪实性与文学的生动性“三个结合”,是提高现场新闻质量的有效途径。

快速反应与细心观察相结合

现实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数不清的事件,新鲜的事件也不少,但并不是一切事件都能成为新闻的题材,只有在现场发生的、典型的、有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事件,才能成为现场新闻。现场新闻有很多偶然的、意料之外的突发性事件,稍不注意,可能瞬息即逝,失之交臂,这就需要记者随机应变,快速反应。

快速反应,就是要迅速、准确地判断“现场”事件的政治意义,以及预见可能产生的政治作用,在全局中的地位、在事物发展阶段上影响的大小,能否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,以及兴趣的大小,在同类事件中,哪个重要,哪个次要,哪个无关紧要等。快速反应表现为突然领悟、茅塞顿开。这种顿悟性,或是好奇心的驱使,或受某个道理、某句精辟的话所启迪,或受某一生动情景的感染等。1995年6月8日,湖南省长杨正午考察邵阳市,笔者随同采访。杨省长考察“全国个体私营企业500强”之一的邵阳市拖拉机改装厂时,征求个体私营企业主葛彦民的意见。老葛提出:“我想同省长合个影。”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,却又在情理之中,反映了当代农民企业家的精神境界。杨省长与老葛“合影”时,笔者被这一生动情景所感染,随即以《我想同省长合个影》为题写成现场新闻。“合影”看起来是桩小事,却小中见大,反映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新时期,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民营经济,鼓励兴办个体私营企业,使一大批农民成为企业家,走上致富道路,给农村带来了新变化。正因为如此,这篇现场新闻获湖南省地州市报好新闻一等奖。

笔者在实践中体会到:快速反应“现场”新闻的顿悟性、敏感性,来自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,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,实质上是一种新闻素质。因此,这就需要记者不断加强理论修养和政策修养。当然,快速反应仅仅是迅速、准确地判断某一事件是否具有现场新闻的价值,要把它采写成现场新闻,必须进行现场观察。也就是说要把快速反应与细心观察结合起来。现场新闻来自现场观察。观察,对于记者来说,就是用眼睛采访。有哲人说过,记者的眼睛应该非常敏锐。在观察事物的时候,记者首先要有普通人的眼光,因为记者采写的稿子是给普通人看的;其次,记者要有专家的眼光,要高于普通人,否则记者采写的稿子就不能给人以教益和启迪;再次,记者要有作家的眼光,能够把纷纭、深奥的事物通俗、浅显、形象地反映出来。记者在现场观察事物,要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,看清其意义和它在全局所占有的地位与作用,并且把所看到的本质回复到现象,回复成形象的东西。这就要求记者采写现场新闻如同摄像机捕捉生动的形象一样,抓拍栩栩如生的现场情景。

现场观察,是记者最常用、也是最灵验的基本方法之一,是写好现场新闻的关键。运用眼睛采访不能满足粗略的观察,而应当对具有代表性的细微之处,对有收集价值、认识价值的小事物见微知著,许多生动感人的现场新闻往往就是这样发现的。1995年12月7日,天空晴朗,气候干燥。笔者乘车赴城步苗族自治县采访。途中,驾驶员发现森林中冒出滚滚浓烟,他紧急刹车,车上乘客随即下车,用松枝作灭火工具,冲入火海……笔者既是扑灭这场山火的参与者,又是细心观察的采访者。大火扑灭后,笔者迅速写成《当发现森林起火之后……》的现场新闻在邵阳日报头版刊登,把细心观察到的这一幕群众扑灭烈火的生动感人的画面展现出来,深深地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。

怎样采写好新闻(88)



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

刘振华 摄

◆世相漫议

从“铁丘坟”到“肉丘坟”

古傲狂生

《铁丘坟》和《肉丘坟》分别是两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名字。也许大家听起来陌生,但如果提它俩的别名《薛刚反唐》与《呼家将》,大家就耳熟能详了。

《薛刚反唐》第十回到第十二回讲,主人公楞头小子薛刚元夜观灯,踢死皇子,惊崩圣驾,薛家满门抄斩,筑成铁丘坟,只有薛刚和弟弟薛强逃出生天,故事由此展开。而《呼家将》里说,呼延丕显一家被虎文陷害,满门抄斩,筑成肉丘坟,呼延守信兄弟逃走,守信之子呼延庆后来三祭亡灵,大闹东京

城。铁丘坟和肉丘坟即从此而来。

这只是小说家言,而且很可疑。薛、呼两家被满门抄斩之事,在历史上纯属于虚乌有。满门抄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,指一人犯罪,全家牵连,财产没收,老幼杀绝。小说里都说薛、呼两家各有三百余口,显然把仆人也计算在内了。

古时还有一种比“满门抄斩”更厉害的刑罚,叫族刑,也就是民间说的“株连九族”。所谓九族是指父三族、母三族、妻三族,三族指父、子、孙三代。族刑的肇始人非古人不齿的

夏桀或商纣,而是其标榜的圣王夏启和商汤。据《尚书》记载,夏启和商汤在出征之前的训词中威胁部下,警告他们如果在战争中不听从命令,就会将犯者连同其子一起处死,这被称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记载。这令后世儒家十分尴尬,却给法家推广的严刑峻法提供了依据。商鞅在秦国执政,族刑连坐法成为其镇国法宝。到秦始皇时,先是“夷三族”,后代越来越酷,由三族、五族到九族,到明成祖杀方孝孺时,更达到登峰造极的诛十族,加上了门生这一匪夷所思的一“族”。史载方家十族罹难者有八百余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族刑在明清两代重现“辉煌”,小说的作者们正生活在这一时期,给他们撰写小说时提供了翔实的素材。小说虽是杜撰,却并非空穴来风。铁丘坟和肉丘坟也许并非实指,但在历史的尘埃里,它们的确存在过。